

拓荒创新，缔造深圳奇迹
艰辛辉煌，抒写中国故事

周慧春 / 著

面朝大海

FACE
TO SEA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面朝大海

FACE
TO SEA

周慧春 / 著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面朝大海 /周慧春著. —成都: 天地出版社,
2018.12

ISBN 978-7-5455-4383-4

I. ①面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261048号

面朝大海

MIAN CHAO DAHAI

出品人	杨 政
著 者	周慧春
责任编辑	杨永龙 陈 霞
装帧设计	思想工社
责任印制	葛红梅

出版发行	天地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: 610014)
网 址	http://www.tiandiph.com 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
电子邮箱	tiandicbs@vip.163.com
经 销	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	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	2018年12月第1版
印 次	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
成品尺寸	170mm×240mm 1/16
印 张	30
字 数	457千
定 价	48.00元
书 号	ISBN 978-7-5455-4383-4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
购书热线: (010) 67693207 (市场部)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| 目录 |

引子 / 002

一 新婚之夜，太阳不再升起 / 005

二 逃港重灾区 / 027

三 就算死，我也要游回去 / 038

四 出人意料的深圳“特区” / 055

五 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人 / 072

六 现实版愚公移山 / 082

七 别怕，我保护你！ / 097

八 公关小姐大赛 / 116

九 中央下来的调查组 / 128

十 仇人相见 / 136

十一 一定要做自己的交换机！ / 146

十二 母子相逢不相识 / 166

十三 美人赠我金错刀 / 181

十四 市场解决，就是卖厂子？ / 189

- 十五 同室操戈 / 202
- 十六 我不喜欢吃独食 / 219
- 十七 凭这些兵，绝不给你丢脸！ / 235
- 十八 狭路相逢 / 244
- 十九 从零做起 / 259
- 二十 原来你瞒了我们这么久！ / 279
- 二十一 起诉他，别当他是我儿子！ / 295
- 二十二 孩子，你不该来 / 313
- 二十三 最重的打击，来自最亲的人 / 332
- 二十四 那些回不去的从前 / 348
- 二十五 生命，还剩下一年半的时间 / 360
- 二十六 我要三个亿……马上！ / 375
- 二十七 一步错，步步错 / 391
- 二十八 一语惊醒梦中人 / 403
- 二十九 为你，万水千山只等闲 / 424
- 三十 创我所想，在这最好的时代 / 445



改革开放之路并不顺畅，
从困窘中寻找出路到蓬勃发展，
再一步步走入正轨，
每一步都离不开所有深圳人的努力，
离不开两万基建兵的汗水，
而魏东晓和他的团队
就是整整第一代深圳人的缩影。

引子

清晨，天才蒙蒙亮，马拉松大赛的工作人员还在做最后的检查工作。

马路两侧彩旗飘扬，从标语上可以看出，这是为了庆祝深圳市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举办的马拉松大赛，赞助商位置赫然写着“万为集团”。

此刻，万为集团总部办公地，万为大厦二十五楼，十三岁的魏特西从电梯中走出来，一直走向董事长办公室。

万为大厦不是深圳最高、最雄伟的办公楼，但绝对是深圳家喻户晓的建筑。上面除了粤兴广告和万为地产的主要管理层之外，全部被万为通讯占领，这还不够，万为通讯还在旁边建了几座楼供人才培养和研发之用，也就是深圳人都知道的万为研究院。每个人都知道，走进了万为的大门，就意味着比同行高很多的薪水，意味着全方位的培训和锻炼，意味着以后出来无论去哪里，都能吃到一口硬饭。

魏特西走到门口，听了下动静。他不确定爷爷有没有睡着。

爷爷答应要给他讲讲当年的故事，可他早上醒来却找不到爷爷。爸爸魏斯坦说爷爷肯定在办公室。这父子俩真是有意思，打了一辈子，到最后还是相互最了解的人。

魏特西敲敲门，又倾耳听了听。“进来吧。”爷爷的声音不似往日洪亮；相反，有些低沉，有些沙哑。

魏特西推开门走进来，看到坐在宽大办公椅内的魏东晓的背影。

魏特西有点无所适从。“爷爷，您……”

他不知道这个时候自己的出现，会不会妨碍到爷爷。

“我没事。”六十六岁的魏东晓依然没有动。

魏特西才放心地走过去，在魏东晓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。

因为长期的操劳和奔波，魏东晓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大一些。他还是那么坐着，姿势没有变，十指交叉放在小腹上，眼光越过魏特西的肩头和办公室尽头的落地窗，注视着远方的海面。

海面风平浪静，冰川般的白云在海与天之间筑起一道墙，一时间分不清哪边是天哪边是海。

眼前的景致让魏东晓的思绪飞到了刻印在记忆深处的那一天。那天的海也是这般平静，月亮在云朵中穿行，海浪温柔地冲刷着岸边的礁石，一群海鸟被莫名惊起，迅速掠过海面，飞进夜幕。一群人络绎不绝地从树林里走出来，黑压压一片。前面的四五个人一组，在两侧推扶着一只只小舢板，快速而沉默地冲向海水。小舢板形状不一，却都一样地破旧、斑驳，里面胡乱扔着废旧轮胎、脏兮兮看不清楚颜色的救生衣，一团团黄色或白色的薄膜也被揉成团塞在小舢板中，甚至还有塞满乒乓球的大网兜。

小舢板一只只漂进水里后，更多的男女从树林里蹿出来涌向沙滩，涌向小舢板。陈大尧在最前面，他的怀里抱着四岁的蚝仔。

“尧叔，我怕。”蚝仔大声喊。

陈大尧：“莫怕，尧叔带你去玩，给你买好吃的。”

人群最后面是杜芳急迫的声音：“蚝仔，蚝仔啊，你把蚝仔给我放下！”

……

魏东晓的心一揪，浑身一哆嗦，猛地睁开眼睛。

那是他最不愿触碰的记忆，每每想起这一幕，都像在心上撕出一道口子。

“爷爷，你怎么了？”魏特西看到爷爷的异样，急忙问。

“没，没什么。”魏东晓的脸上显出难抑的悲痛，他抬腕看了看手表。

“还早，还有时间……”

“爸爸说您在这儿，我来听故事。”魏特西直视着魏东晓。

“不是故事，是历史。”魏东晓深深地呼出一口气，欠了欠身，又重新靠进办公椅里，“那是1979年5月6日，跟今天一样的日子，是你叔公，我唯一的弟弟，魏东旭结婚的日子，我特意从部队请假回家，参加婚礼……”

一 新婚之夜，太阳不再升起

幽静的山林间，鸟儿们婉转的啼鸣此起彼伏。

身着军装的魏东晓背着一个帆布袋，一只手拎着一个行李包，快步走在布满小石头的路上。他的脸上透着英气，眼睛明亮有神，一路疾走中，汗水浸湿了帽檐，将后背上的衣服也洇湿了一大片。

还没拐过弯路，魏东晓就看到了路边的两个孩子，虾仔和蚝仔。

四岁的蚝仔蹦跳着，追着去够七岁的虾仔手里的竹蜻蜓。虾仔高举着胳膊两只手一搓，竹蜻蜓飞了起来。

“飞了，飞了！”蚝仔兴高采烈。

“虾仔，蚝仔！”魏东晓喊。

虾仔先看到魏东晓，脚步未动，跟弟弟说：“是爸爸。”

蚝仔也看到魏东晓，张开小胳膊飞跑着冲过来：“爸爸，爸爸。”

魏东晓乐呵呵地将手里的行李放下，抱起儿子：“想爸爸没？”

“想。”蚝仔奶声奶气地回答。

虾仔走过来，白一眼：“他才不想呢，他每天追着尧叔玩儿。”

蚝仔一把将竹蜻蜓从虾仔手里抢过来：“这是爸爸做给我的。”

“哟，这个竹蜻蜓还玩儿着呢？等爸爸给你们再做一个。”魏东晓伸手摸了摸虾仔的头。

“我想要个手枪。”虾仔提要求。

“手枪爸爸也会做。”

得到魏东晓肯定的回答，虾仔笑了。

“你妈呢？”魏东晓问。

“在家。”虾仔仰脸看着魏东晓。

魏东晓一手抱着儿子，一手提起行李：“走，咱们回家。”

“青青的野葡萄，淡黄的小月亮，妈妈发愁了，怎么做果酱。我说：别加糖，在早晨的篱笆上，有一枚甜甜的红太阳……”

远远地，杜芳就听到了儿子稚嫩的歌声，随即听到了魏东晓重重的脚步声，心里充满了欢喜，她最爱的那个男人回来了。这几天她快要累坏了，忙里忙外张罗着弟弟魏东旭的婚礼，本来就穷的家里，东西只能东拼西凑，还要照顾新媳妇的面子，真是绞尽脑汁。她加快脚步向前走去，拐过树丛，就看到了抱着小儿子的魏东晓，她停了下来，笑吟吟的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自己的男人。魏东晓也如同打了鸡血般，紧抱着蚝仔小跑起来。

蚝仔紧紧跟着爸爸，可爸爸跑得太快，他有点跟不上，一个趔趄差点摔倒，幸亏杜芳及时扶住。

蚝仔被抱得太紧了，不舒服地皱着眉要哭：“疼。”

杜芳从魏东晓手里接过行李，嗔怪着：“拎这么多东西，还抱着他！”

魏东晓嘿嘿地乐，一路奔波的疲倦都消失了：“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我得让我的儿子们开开心心！”

杜芳娇嗔地又瞪了一眼魏东晓。

魏东晓一低头，发现杜芳没有穿鞋：“你怎么又光着脚？怎么，你又长身体，鞋子又小了？”

杜芳扑哧一笑：“又开始胡说。阿丽穿走了。”

魏东晓：“她怎么又借你的鞋？”

杜芳：“她要去卖鱼，上次就是没鞋穿把脚扎了，好多天走不了路。”

接着她催促魏东晓：“快走吧，家里都等着你主持大局呢。”

魏东晓兴奋地说：“走，我回来不就是为了这个嘛。”

杜芳：“东旭跟阿琴都盼着你回来呢。现在能娶上老婆是多不容易的事啊，人家阿琴什么都不要，就肯嫁过来！”

魏东晓：“嘿，你当年不也是嫁给我了，我家里那么穷，没妈没老豆，还有个没娶媳妇的弟弟，啥事都是你里里外外一个人忙活，我也回不来。”

杜芳一巴掌拍在魏东晓胳膊上：“净说没用的，我傻呗。”说着，两个人都笑了。

魏东晓蹲在地上翻行李，翻出一双塑料凉鞋：“来，试试合不合脚？”

杜芳看见塑料凉鞋，脸上掠过欣喜的表情：“好漂亮啊！你怎么又乱花钱，是不是特别贵？”

魏东晓说：“不贵，来，穿上看看。”

“家里都什么情况了，你还乱花钱给我买鞋，我有那双鞋就够了，仔细着点穿，还能再穿几年呢！”杜芳嘴上埋怨着魏东晓，但她看着凉鞋的眼睛却熠熠生辉。

魏东晓看着自己妻子开心的表情，脸上一阵黯然，随即又振作起精神：

“老婆，我们一定会过上好日子的，我一定会让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”一句话让杜芳感动得湿润了眼眶，但她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，深情地看着眼前的男人。

虾仔和蚝仔望着他俩傻呵呵笑出声来。杜芳看了看孩子们，扭过头来，使劲瞪了魏东晓一眼：“快走吧！”转身便往回走。魏东晓在身后拎起行李：“干吗呀，我自己老婆就得我看。”杜芳抿嘴乐着，一家四口往罗芳村的方向走去。

最近几天，罗芳村村支书蔡伟基马不停蹄，四处追来跑去，堵那些要逃港的乡亲。有谣言说，伊丽莎白女王登基那天，香港要大赦，只要到了香港，三天之内，向政府申报，就能成为香港永久居民；还有谣言说，深圳这边大放河口，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……听到这样的消息，村民们原本就躁

动不安的心更加急迫起来，最近几天，已经有不少人逃往海那边的香港。

拖拉机在泥泞的乡间土路上“突突突”叫着，跑得摇头晃脑。从边防站把拖拉机开回来，蔡伟基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，但他必须马上再到乡政府开会，乡长田广福已经让人带了话，今天上午十点，无论如何都要赶到乡里。蔡伟基到村子里接上几个年轻人，刚出村口，就碰到了魏东晓一家四口。

“东晓！”蔡伟基如同见到救星，急忙停下拖拉机，跳了下来：“刚回来？”

“支书，你们这是去干啥？”魏东晓热情地迎上去，“是，还没进村呢。”

蔡伟基看着杜芳：“阿芳，你不要生气，我要去公社开三防会，得把你家魏东晓也带走。”

杜芳纳闷地看着蔡伟基：“开会？那是干部的事，怎么要让东晓去？”

蔡伟基无奈地说：“公社有命令，凡是探亲在家的现役军人、退伍军人也必须参加。”

杜芳为难地又看看魏东晓：“可是，今天是东旭婚礼，他回来就是为了这个……”

蔡伟基拍拍胸脯：“我保证把人给你送回来。再说了，东旭婚礼，我也是一定要参加的。”

魏东晓笑了：“行，那就走吧。”他走了两步，又停下，将身上的行李拿下来，杜芳接过去，有些不舍地看着魏东晓。

“你先忙着，我快去快回。”魏东晓低声说。

杜芳：“好，你去吧。”她恋恋不舍地看着魏东晓跳上拖拉机。

拖拉机开走了。

“我要爸爸，我也要坐车。”蚝仔突然哭了。杜芳急忙抱住蚝仔：“爸爸一会儿就回来，走，跟妈妈回家去。”

一路上，蔡伟基和几个青年都在议论逃港的事情。最近村民们扑海严

重，已经接二连三地出了不少事故。魏东晓的眉头皱了起来。他回家路上，在火车站就被查了，说是没有特殊理由，不卖到宝安的车票，当时魏东晓的心就咯噔一下，想着，八成是逃港风又盛了。公共汽车上，他又听到车上的人在议论说伊丽莎白女王登基那天，香港要大赦之类的传言。这怎么可能？可是穷疯了的老百姓是没有判断的理智的。坐在拖拉机上听几个青年一聊，魏东晓才知道事情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。邻近的定西村男人全逃港了，只剩下一个瘸腿队长，有传言说全村的妇女都和这个队长睡过，恰巧逃到香港的何树伟的老婆是定西村的，听到风声，何树伟从香港跑回来，将瘸腿队长打了一顿又连夜泅水跑了。

到了公社，公社党委书记田广福先讲话。田广福小小的个子，永远一副笑眯眯的模样，对魏东晓很欣赏，知道魏东晓在部队搞通信，更知道魏东晓在部队的绰号是“雷达站”，说他连头发都是空心的，有点什么事都逃不过他的雷达。魏东晓明白，这肯定都是铁哥们蔡伟基的功劳，蔡伟基少不了在田广福耳朵边吹嘘自己村里出的人才。但是开会时间越长，得到的信息越多，魏东晓的心就越沉重，他真希望自己能像田广福说的，能帮到他们，多拦下几个逃港群众。

魏东晓坐着蔡伟基的拖拉机回村时，太阳都偏西了，还没进村就听到了唢呐声。

“听听，还是这喜庆。天天满脑子不是逃港就是死人，弄得笑都笑不起来。”蔡伟基大声嚷嚷着。

魏东晓也笑了，转瞬又停住，侧耳听了听：“不对，这是哀乐，是办丧事。”蔡伟基脸色大变：“这又是哪个出事了？”

蔡伟基挂挡，加快速度。拖拉机“突突突”冲进村，就有好事者跑过来跟蔡伟基说，是陈大尧的老豆想办丧事。这回魏东晓更好奇了：“大尧老豆（注：粤语中老豆是父亲的意思）？陈家最老的就是他，给哪个办？”

魏东晓心一沉。陈家年轻一辈就剩陈大尧了，而陈大尧是他光屁股长大的好兄弟，两家多年邻居，难道是……魏东晓不敢往下想。蔡伟基的拖拉机

还没停稳，他就跳下去，冲进陈大尧家，只见几个老头子正拿着破旧的唢呐和锣鼓在吹打。

魏东晓拉住一个老人：“谁没了？”

老人没说话，反倒冲停在屋前的棺材努努嘴。魏东晓更奇怪了，赶紧走上前。这一看，魏东晓几乎笑出声来：棺材里躺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陈大尧的老豆。老头儿眼睛直勾勾看着天空，看到有人趴过来，就说：“你们去告诉大尧，他想逃港，就先把我埋了，否则，就让他从我尸体上踩过去。”

“哪个嚼的舌头？”随着一声大吼，魏东晓扭头就看到冲进院来的陈大尧。陈大尧满头的汗，恶狠狠扫视着院子里的人，吹奏哀乐的老人们立刻停住了。看到魏东晓，陈大尧微微吃了一惊，可丝毫没减少他的愤怒。他冲到棺材前：“老豆，你这是干吗，人家魏东晓家办喜事呢，你这是打我脸啊。”陈父瞥一眼陈大尧，继续两眼望天：“你答应我，不逃港。”陈大尧无计可施，看看窃窃私语的人们，发着狠回答：“我告诉你们，我是党员，是大队会计，逃港这种事，我绝对不会干。以后，你们谁再胡扯吹风，别怪我不客气！”

魏东晓看陈大尧急得跳脚的样子，紧忙上前安抚：“大尧，别急，是老人家想多了。”

陈大尧态度缓和了许多：“你不知道，最近人心惶惶，搞得谁脸上都写着逃港一样。你看……”

魏东晓笑了笑：“我知道。我刚去公社开会回来。”

魏东晓扭头又对赖在棺材里的老人说：“四叔，大尧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兄弟，他，我知道，他是绝对不会逃港的。”

陈父定睛看着魏东晓，终于认了出来，立马坐起来，眼泪都流了出来：“东晓，你……你回来了？”

魏东晓点点头：“四叔，是我。”

老人哀求地看着魏东晓：“你快劝劝大尧，可不能逃港。我都这个岁数了，活不了几年了，他走了，剩我一个人，我怎么活呀……”

魏东晓看了一眼陈大尧，说：“四叔，您别听人乱扯了，大尧他肯定不会逃港的。”

陈大尧也哀求地看着老人：“爸，您不相信我，还能不相信东晓吗？这几年村里那么多人逃港，我逃了吗？”

魏东旭说：“对对，四叔，我向你保证，大尧不会干逃港的事。”

陈父将信将疑：“你保证？”在一边的蔡伟基探出脑袋来：“还有我，我也保证！他敢逃，我就帮你把他腿打断！”

陈父终于慢吞吞地爬起来：“那行。这可是你们说的，到时候他要是跑了，我就找你们去！”陈大尧急忙搀父亲从棺材里出来。陈父挥了挥手：“好了，大家见笑了，走吧，咱们到隔壁，旭仔今天娶媳妇。”众人这才簇拥着向魏东晓家走去。

陈大尧看着人群，心事重重。魏东晓见他落在最后面，停下脚步问：“你怎么样？”陈大尧两手一摊：“就那样，整天忙忙叨叨，也只能勉强填饱肚子。”

“慢慢来，会好的。”魏东晓拍拍陈大尧的肩膀，“我先过去，一会儿来帮忙吃酒。”

“放心吧，东旭的喜酒我是肯定喝的，待会儿我还要找你好好喝一顿呢。”陈大尧笑笑，“我收拾下，马上过去。”魏东晓应着，出了门。

魏东晓家里都准备得差不多了，门口贴着大红的喜字对联，门楣上挂着大红花。院子里，陈父和他的乐队吹打着喜庆快乐的曲子；堂屋里，杜芳在帮新娘子阿琴穿白底衫。

阿琴侧耳听了听：“隔壁闹完了？”

杜芳整理着阿琴的衣服：“人都过来了，估摸着是闹完了。听他们说你哥过去了。你看看，回家回家，就路上见了一面，到现在连个影儿都不见，里里外外也指望不上他。”

阿琴笑着说：“嫂子是想大哥了吧？”

杜芳挑挑眉毛斜了阿琴一眼：“对啊，我就是想了，怎么着？”说完也忍不住笑，“将来，你也会一样。”

阿琴笑眯眯地看着杜芳：“大哥是有福气的人，能娶到大嫂你！”

杜芳乐了：“你这小嘴巴就是会说！谁有福气啊，今天你最有福气！”见说到了自己身上，阿琴害羞地低下头，想了想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大嫂，你说结婚以后，这日子是不是就不会穷了，就会越来越好？”杜芳说：“会，肯定会的，两口子心往一处放，劲往一处使，这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的！”

阿琴弦外有音：“可是，你看看现在……”她看了看房间里屈指可数的几样结婚物件。

杜芳叹口气：“现在确实是有些苦，但是，你看，这能做到的礼数都没有少。”她拿起一把油纸伞，伞上系上一根红丝带，“这表示夫妻能白头偕老。红丝带千里姻缘一线牵。伞上五个‘人’字，多子多孙，人丁兴旺。”

阿琴一面害羞地笑着，一面好奇地问：“罗芳村好多年没办过红白喜事，嫂子哪来这些说法？”杜芳说：“上辈儿传的。我跟东晓结婚时，他不让用，说不符合时代新风气，我生气，可我还是从了他。其实我挺想用的。”阿琴说：“你比谁都疼东晓哥。”杜芳笑了：“那是我自己的男人，能不疼？你这还没结婚呢，就这么疼东旭，什么都不肯多要！”

阿琴不干了：“嫂子，你就这样笑我！”

杜芳继续说：“这女人啊，就得像你这样疼自己的男人。”

阿琴为自己辩解：“就算我要，也得他有啊！”

杜芳逗她：“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脸红得不用擦粉了都！”

这时，魏东旭穿着军服走了进来。乍一看，东旭跟魏东晓如同一个模子刻的一般，但他的肤色更黑，面庞比魏东晓略宽。他穿的军服是魏东晓的，只是拆下了肩章。阿琴有些担心，看着东旭：“没事吧？”东旭从阿琴的眼神中知道她在问另一件事，就点了点头：“没事。”

阿琴急忙看了一眼杜芳。

杜芳显然没发现阿琴和东旭两人眼神中的异样，笑嘻嘻地看着两人：